

海南岛迈人、迈话来源探析*

刘 春 陶

[提要] 迈话是海南三亚崖州“迈人”使用的语言,“迈”来自黎语对非本族人的称呼 moi¹。“迈人”应为明代上岸定居的“登民”与当时岸上居住的唐宋时期汉族移民的后裔逐渐融合形成的;而迈话则是“登民”使用的语言,其属性为粤方言。

[关键词] 迈话 黎语 粤方言 语音对应

一 引 言

迈话分布于海南省三亚市,以崖州区水南村最为集中。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前辈学者对迈话的音系特征和方言性质进行了探讨(黄谷甘、李如龙 1986;江荻等 2007;欧阳觉亚等 2019),但其来源和得名却未提及。从语言名称看,“迈”的意义为何?与其使用者的族群来源有何联系?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也与方言性质相关联,有必要从使用者的来历和语言特征两方面对“迈”这一名称的来源作出解释。

从“迈”的字义角度,我们很难解释为何其用作语言及其使用者族群名称。放眼整个海南,在北部的临高、琼山等地地名中还密集地出现了“美”这个字,与“迈”读音相近。张惠英(2017:3-9)把“迈”“买”等都归入“美”类地名,认为“美”就是临高语、汉语闽方言海南话中的“母”(读如 mai,但不同语言声调有所不同)的美化、雅化,黎语部分方言中“母亲”一词的读音和汉语海南话相近,因此以“母”为名或许是海南岛内地名来源的普遍特征。我们认为崖州的“迈人”、迈话与此情况不同,首先这里的“迈”并非地名,其次张文所举“美”“迈”类地名多分布于海南岛北部,其读音或与海南省的主流汉语方言闽方言海南话密切相关。但在三亚地区,海南话使用人口数量少,因而影响力小,对其他方言族群影响并不是特别显著(邹嘉彦等 2007)。因此,不宜统一据闽方言读音来解释“迈”。但张惠英(2017)的语言接触视角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们不妨也从迈话以外的角度考虑其名称的来源,尝试从与其有密切接触关系的黎语中找寻线索。

二 “迈”的黎语来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迈”是否与黎语“母亲”一词有关。黎语各方言“母亲”的语音形式如表 1 所示(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3:451):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63212113)”资助。匿名审稿专家给予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感谢。文中所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表1 黎语“母亲”的语音形式

俸方言			美孚方言	本地方言		杞方言			加茂方言
保定	中沙	黑土	西方	白沙	元门	通什	埕对	保城	加茂
pai ³	mei ³	mei ³	pai ³	me ¹	mei ⁶	pi ⁶	phi ⁶	pi ⁶	mai ⁵

从表1可以看出,黎语“母亲”一词的声母有p、m两种形式,韵母在各方言中也不尽相同。与迈话邻近分布的黎语俸方言俸炎土语(以中沙话为代表)中,“母亲”一词的主要元音为前半高元音e,其声母m与罗活土语保定话的p对应,恐为后起音变,此不赘述。语音形式与“迈人”“迈话”的“迈”相似度较低。而且,由于崖州地区族群间的通婚限制,迈话人群与客话^①人群或黎族之间并无母系传承关系,难以从“母”得名。

既然“迈”是海南的族群名称,我们对海南其他族群的黎语名称也进行了考察,见表2^②:

表2 海南各族群的黎语名称

汉语名	汉族	黎族	苗族	哥隆人	临高人
黎语名	moi ¹	lai ¹	moi ¹ miu ² ; miu ² tok ⁷	moi ¹ ko ³ lon ¹	moi ¹ li:m ³ ko ² ; ʔu ² ʔau ¹ lim ³ ko ²
构词理据	—	—	moi ¹ +苗; 苗+族	moi ¹ +哥隆	moi ¹ +临高; 人+临高

比较表1中的mei³“母亲”和表2中的moi¹“汉族”的读音,“迈”显然与moi¹的相似度更高。

从表2可见,除黎族自称lai¹外,其他族群名称都含有moi¹这个语素。moi¹单用时,用以称呼汉族;指称其他族群时,使用moi¹与其他语素的组合。如苗族被称为moi¹miu²,其字面意义为“族群+苗”,构词特征亦符合黎语“中心语+定语”特征;“哥隆人”和“临高人”名称亦如此。因此,moi¹的意义似乎不仅可解释为“汉族”,还有“其他族群”之义^③。

笔者专门调查过崖州黎语俸方言使用者^④。他们表示,“moi¹在崖城专指水南的汉人”,但其本义是民族概念尚未成型时,泛指所有自称不是lai¹“黎”的人群。黎族使用moi¹时,最常见的语境是:“你是哪里人? lai¹还是moi¹?”因此,moi¹实指“外族人,非黎族人”,而不特指“汉人”。受此启发,我们统计了文明英、文京(2009)^⑤记录的moi¹的用法,在44篇话语材料中,共出现66次(含重复出现),按功能及意义分为如下4类:

第一类,单用,义为“汉人;汉人的”(出现40次,占比61%),如:

(1) meur⁵³kom¹¹hei⁵³tsok⁵⁵ploŋ¹¹pha¹¹moi⁵³hei⁵³zu:¹¹ku¹¹phaŋ⁵³ɣwou⁵⁵phaŋ⁵³ti:ŋ⁵³.

你 就 去 向 房子 汉人 去 看 要 量 柱 量 柱

你到汉人住的地方去看一看,量一量。(第一篇《烧炭者》)

① 即“港门话”,当地人习惯称其为“客话”,实为海南闽方言的一种。

② 表2材料来自笔者田野调查以及欧阳觉亚、郑贻青(1983:416、439),郑贻青、欧阳觉亚(1993:252)。

③ 《黎汉词典》(郑贻青、欧阳觉亚 1993:35)即两解为“汉族”和“外族人”。

④ 该项调查于2019年年末在热带海洋学院文珍、张雷两位老师的帮助下进行,两位老师同时还向笔者提供大量黎语材料,在此一并诚致谢忱!

⑤ 文明英、文京(2009)搜集整理了海南乐东地区黎语俸方言罗活土语的长篇语料,包含民间传说故事、民歌、谚语等;原书以“Vɛ”表示长元音,本文遵照通用记音规范将其改为“V:”,同时保留原书对罗活土语音值的记录,不进行调类转写,即moɛi⁵³记为moi⁵³。为分析的需要,引证例句的直译、意译按原文。

- (2) du¹¹mo⁵³ze⁵³khun⁵⁵gwou¹¹ma⁵⁵, tsau⁵⁵tsur⁵⁵khun⁵³bi⁵³tsu⁵⁵khun⁵³mun⁵³to⁵³ŋ¹¹
 在 汉人 黄色 先 头 那 有 一 群 兵 一 群 官 住
 du¹¹hwou¹¹tsut¹¹hau⁵⁵.

在 吼俊岭 那

在国民党到来以前，有一群官兵驻扎在吼俊岭。（第二十八篇《韦琶盖》）

- (3) ɬip⁵⁵phai¹¹mo⁵³, tshi¹¹u¹¹tsho⁵³tui¹¹.

闪 方向 汉族 拿 牛唇

汉区打闪，抓牛唇。（第四十三篇《谚语》）

这类意义的用例在所有语料中数量最多，我们统计时遵从了原书的翻译，事实上从故事内容看，除指称“国民党”（黎语为 mo⁵³ze⁵³ “穿黄衣服的汉人”）是非常确切的“汉族”意义以外，仍有不少用例可以理解为“外族人”或“外族人的”，而并非特指汉族。如：

- (4) gu⁵³pai¹¹tshu⁵⁵tshi⁵³khwei¹¹hut⁵⁵, fan⁵³lai¹¹pai¹¹mo⁵³fei⁵³pu⁵³fan⁵³ri⁵³ku⁵³
 么妹子 时 将要 死 便 见 汉族老大妈 走 来 便 说 对
 pai¹¹mo⁵³: “pai¹¹za⁵³ha¹¹pai¹¹za⁵³!”（第十一篇《马吃苕麻》）

汉族老大妈 妈妈 啊 妈妈

么妹子将要死时，见到一位汉族老大妈走过来，就对她说：“妈妈啊妈妈！”

从上下文看，例（4）中的 pai¹¹mo⁵³ 既可看作“汉族大妈”，也可作“外族妇女”解释。

第二类，单用，义为“汉区”（出现 1 次，占比 1%），如：

- (5) du¹¹hau⁵⁵pa⁵³tom⁵³pou⁵⁵, bai¹¹lon⁵³, fan⁵³gai¹¹pha¹¹za⁵³lu⁵³mo⁵³thai⁵⁵lau¹¹
 在 那里 五 六 年 已 长大 便 叫 父亲 下 汉区 打 两
 phin⁵⁵ziu¹¹.

把 尖刀

五六年以后，兄弟俩已长大，他们叫父亲到汉区去打两把尖刀。（第十五篇《哥哥》）

mo⁵³ 表示“汉区”仅此一例，其余表示“汉区”或“汉族地域”时用 kom⁵³（区域）mo⁵³ 或 phai¹¹（方向）mo⁵³。

第三类，与 ɬai¹ “黎”对举使用，译为“汉”（出现 14 次，占比 21%），如：

- (6) bou¹¹meu⁵³ta⁵³nei⁵⁵tsau⁵⁵plo¹¹fok⁵⁵le⁵³ŋ¹¹fa⁵³mo⁵³fa⁵³ɬai⁵³tshu¹¹ta⁵³?
 村子 你们 这 有 屋子 地方 那个 聚集 汉人 聚集 黎人 或者 不
 你们这个村子有地方聚集汉人或者黎人吗？（第二十二篇《三兄弟》）

- (7) tshen⁵³vit⁵⁵tshen⁵³rau⁵⁵: “ɬai⁵³lo⁵³mo⁵³rau⁵⁵.”

边 撒播 边 念 黎 多 汉 少

边撒播边念：“黎人多，汉人少。”（第三十篇《洪水》）

- (8) tshok⁵⁵ɲjou¹¹khi¹¹la⁵⁵mo⁵³, khar⁵⁵ɲjou¹¹khi¹¹la⁵⁵ɬai⁵³.

病 不要 气 吃 汉人 寒冷 不要 气 吃 黎人

生病别埋怨汉人，发冷别埋怨黎人。（第四十三篇《谚语》）

与 ɬai¹ 对举是 mo⁵³ 的一个典型用法。文明英、文京（2009）将这种语境下的 mo⁵³ 译为“汉人”，但事实上，从上下文的意义看，实为“外族”更恰当。如例（8）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意为遇到冷热病痛等不如意的事情时不要怨天尤人，这里用“汉人”“黎人”泛指所有的“他人”。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三篇用例中提到使用 ɬai¹ 和 mo⁵³ 时尚无姓氏和种族概

念, 仅用以指称“自己人”和“外来人”, 更可证明使用 *moi*¹ 时并不专指“汉人”, 如例 (9):

(9) *u*¹¹*hau*⁵⁵*fan*⁵³*lai*¹¹*a*⁵³*lou*⁵³, *fan*⁵³*ke:k*⁵⁵*te*¹¹*khu*⁵³*fan*⁵³*mou*⁵⁵, *fan*⁵³*tsau*⁵⁵*moi*⁵³*khu*⁵³

明天 便 见 人 活 便 找 姓 和 种类 便 有 汉人 和

*lai*⁵³*da:n*¹¹*han*¹¹*nei*⁵⁵, *moi*⁵³*fan*⁵³*lo:i*⁵³*doa*¹¹*lai*⁵³.

黎人 到 现在 汉人 便 多 过 黎人

第二天, 看见世上有活人了, 后起姓氏和种族, 就有了汉人和黎人, 汉人就好比黎人多。(第十三篇《一个葫芦瓜》)

第四类, 单用, 义为“外族人”(出现 11 次, 占比 17%), 如例 (10):

(10) *ta*⁵³*tau*¹¹ *ta*⁵³*fan*⁵³, *moi*⁵³ *fan*⁵³*khwei*¹¹*pu:i*⁵³*be*⁵³!

不 长 不 迟 外来人 便 要 来 了

不久, 外来人要来了!(第六篇《好眼力者》)

该意义所有用例都出自第六篇, 是比较明确的 *moi*¹ 不是用来表示“汉人”的例子。

从表 2 还可见, 黎语的 *moi*¹ “汉族”构词理据不明, 且与其他侗台民族语言相比也是极特殊的, 看不出同源或接触关系。部分侗台语的“汉族”名称, 见表 3^①:

表 3 侗台语的“汉族”名称

侗台语	“汉族”	构词理据
壮语	<i>pou</i> ⁴ <i>kun</i> ¹	量词 _人 + 军
	<i>han</i> ⁵ <i>eu</i> ²	汉族
布依语	<i>pu</i> ⁴ <i>ha</i> ⁵	人/族 + 夏
西双版纳傣语	<i>hɔ</i> ³	夏
德宏傣语	<i>meu</i> ² <i>xe</i> ⁵	苗夏, 把汉族归入苗族(邢公畹 1999:322)
侗语	<i>ka</i> ⁴	夏, 侗语也用 <i>ta</i> ⁴ (兵) 指汉人(欧亨元 2004:94)
仂佬语	<i>mu</i> ⁶ <i>cam</i> ³ <i>kwən</i> ¹	人 + 讲 + 军
水语	<i>ka</i> ⁴ ; <i>tin</i> ¹	夏; 秦
毛南语 ^②	<i>?ai</i> ¹ <i>cin</i> ¹	人 + 秦
	<i>han</i> ⁴ <i>tsu</i> ⁶	汉族
黎语	<i>moi</i> ¹ ; <i>mai</i> ¹ ^③	理据不明

从表 3 可见, 在可以找出“汉族”一词构词理据的侗台各民族语言中, 有的直接反映了其名称来源的时代特征, 如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毛南语的“汉族”均与古代政权名称“夏”或“秦”有关; 有的体现出最早接触该民族的“汉人”的身份特征, 如壮语、仂佬语以及侗语的“汉族”都与最早到达该民族地区的多为军队官兵有关, 壮语、仂佬语借用了汉语词“军”, 而侗语使用固有词 *ta*⁴ “兵”; 还有一些语言的“汉族”一词则直接借自汉语。

诸多语言中只有黎语的“汉族”找不到构词理据与音义对应关系。综合前文对 *moi*¹ 词义和用法的田野调查以及文献考察, 我们认为, *moi*¹ 是一个黎语固有词。黎族用 *moi*¹ 称呼

① 表 3 材料来自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14)。

② 原书作“毛难语”, 依现行民族名称改为“毛南语”。

③ *mai*¹ 仅用在通什地区, 与迈话无接触。

汉族与民族接触历史和黎语词义的缩小密切相关。苗族、“哥隆人”以及“临高人”的黎语名称或使用 *moi*¹ 加限定语素，或直接借用汉语词，可以证明汉族应该是除黎族外，最早来到海南岛上定居的人群，而且人数较众。

三 “迈人”和“迈话”的性质

现在我们明确了黎语的 *moi*¹ 原指“非本族人”，后词义缩小，用于专指“汉人”。“迈人”、迈话的“迈”与 *moi*¹ 的语音形式非常接近，很可能是 *moi*¹ 的记音字。但为何“迈”字中选？其成为语言和族群名称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仍需进行交代。

我们统计了路遇、滕泽之（2006）的历代移民数据，发现“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入琼始于唐而盛于宋，此前海南岛内应以少数民族群落聚居为主。史籍载现代崖州最早有“汉人”活动不晚于秦汉时期。目前在崖州生活的汉族人群主要有三个，一是水南村的“迈人”，二是生活在保港、保亭等地使用闽方言的“港门人”，三是崖州古城内使用军话的人群。据载，军话人群于相对晚近的明代到达海南，为军屯政策下的部队军官及其家属（刘春陶 2013, 2021）；而“客人”和“迈人”来到崖州的具体时间则难以考证。

从人群名称上看，“客”是一个汉语词。可见，在“客人”迁入崖州时，已有使用汉语的人群居住于此，以主人自居，名外来者为“客”。那么，这一以主人自居的群体是否就是唐宋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入琼的“汉人”呢？他们与现今水南村的“迈人”是什么关系呢？

汉文典籍中有关“迈”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 1472 年明代丘濬所作的《裴氏族谱序》，其中提到“迈村”，原文如下（转引自邓玲 2012:181，少数句读有误，笔者径改）：

晋公十四代孙曰瑒，当宋之时为雷州守。已而改知吉阳军，即今崖州也。其子闻义，以荫补知昌化军，即今儋州也。父子善政，崖州旧志俱享祀名宦。爱崖之南漏村山水之盛，遂卜居焉，即今迈村是也。

由此可见，明代成化年间已将“南漏村”称为“迈村”。引文中的“闻义”，即海南历史名人裴闻义。邓玲（2012:227）称其后来“移居水南村”，然而并未引原文证实。据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2009），《乾隆崖州志》卷二《建置志·古籍》称“宋知军裴闻义墓，州东三十里南漏村”，《光绪崖州志》卷五《建置志·坟墓》称“宋知吉阳军裴瑒墓，在州东三十里南漏岭下”，仅提及南漏。宋代曹泳诗云：“偏宜南漏春朝雨，尤近裴公盛德堂。”（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1998:22571）由此可知，南漏岭与盛德堂“尤近”。今存《文林郎墓裴公碑》（裴公，即裴崇礼，闻义八代孙。此碑见于崖城镇水南大厝一公里处裴崇礼墓前）记载大略与家谱同，文字微有出入：“瑒子闻义，以荫补知昌化军，事兵乱，道梗弗克归。且爱崖之南漏村山水奇盛，遂家焉。”（转引自唐玲玲等 2014:9）细节比家谱更丰满，可知爱南漏村景色的并非裴瑒父子，而只有裴闻义。裴闻义虽有“移居”行为，但并非从“南漏”搬去“水南”，反因为兵乱，搬到“南漏村”。如此来看，“南漏村”“迈村”“水南村”实为一地。邓玲（2012:229）亦言及“从唐代起，众多被贬谪和流放的朝廷名相、大臣及著名学士，均曾有幸成为水南村的‘住民’”，可见，崖州水南村的居民宋时已定居于此，当为唐宋时最早入琼的那批“汉人”无疑。宋代卢多逊（934-985 年）有诗作《南水村》^①（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1991:259-260）

^① 依诗律此处必作“水南”，诗题别作“南水”，或讹。

记录了汉族在崖州当地的生活场景，诗中提及水南村，据其描述，当时村落已形成一定规模。

由此来看，目前崖州的三个汉族人群中，水南村“迈人”的先祖最早到达并定居。黎族与他们交往时，就会自然称其为 *moi¹* “外族人”。三亚崖州的汉族定居海南历史较长，黎语称呼逐渐被其接受变为自称。目前可见最早把这个借来的自称用汉字“迈”记载下来的为明代方志，“迈”为 *moi¹* 的记音字。有了文字记载以后，“迈人”、迈话名称便流传开来。

那么，为何到明代才使用“迈”字将 *moi¹* 记录下来？现代的“迈人”“迈话”同早期“迈人”及其语言是怎样的关系？我们需要首先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现代“迈人”的主体人口组成是唐宋时期汉族移民的直系后裔吗？现代的迈话是唐宋时期汉族移民语言的直接传承吗？

地方志中的“迈语”（即迈话）记载始见于 1521 年刊行的《正德琼台志》（唐胄 2006:151）：

迈人、客人，俱在崖州，乃唐宋以来仕宦商寓之裔。迈居附郭二三里，及三亚、田寮、椰根三村，在州治东一百里。其言谓之迈语，声音略与广州相似。

陈梦雷（1934）引明代郑廷鹄《琼志稿》零星记录云：

崖有迈俗、客俗。迈人……语音与广州相似。客俗，闽人也，语音与潮阳相似。

志书记录与现代语言特征都说明迈话与粤方言相关。刘春陶（2019）认为迈话标志性的语言特征有 3 条，可视为与粤方言的共同创新：①入声调三分，分调条件与广州话基本相同，即按古声母清浊分阴入声，阴入调又依音节时长分为上阴入（短）和下阴入（长）两个调类；②元音有长短对立，在迈话中元音长短的区别特征主要体现为元音音值的区别，且与广州话存在音类对应关系（如迈话的 *a*、*ɐ* 分别对应于广州话的 *aː*、*a*）；③ *i*、*u* 介音相对缺乏。这些特征与中古时期官员使用的“正音”有一定的差距。且从人口数量推算，由于中古时期移民规模不足，认为迈话是唐宋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语言似乎难以成立。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1994）以及部分前辈学者的研究（如梁猷刚 1984）认为使用迈话的人来自珠江流域，也与唐宋移民说法相异。故我们认为，今天的“迈话”并非最早到达水南地区的“迈人”当时所使用的语言。

崖州地区唯一来自珠江流域的人群实为海上的“疍民”。上述迈话的 3 项特征均与三亚的疍家话有较为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但由于崖州的“疍民”迁入时间较早，迈话呈现了早期粤方言部分特征，如次浊入声归阴入，因而与现代三亚疍家话存在差异（详见刘春陶 2019）。

历史上“疍民”在海南岛沿岸地区分布广泛，其族群在崖州一度极为繁盛，现代水南四村的大蛋港即由此得名。据《正德琼台志》（唐胄 2006）记载，明正德七年，疍户遍布全岛，在总计 1913 户“疍民”中，崖州疍户户数和所占比例为全岛之最，如表 4 所示：

表 4 海南各地“疍民”户数及比例统计

地点	琼山	澄迈	临高	文昌	会同	乐会	儋州	昌化	万州	陵水	感恩	崖州
疍户	183	152	221	230	88	112	333	12	77	100	56	349
占比（%）	9.5	7.9	11.6	12	4.6	5.9	17.4	0.6	4	5.2	2.9	18.2

明代以后因风浪海况变化不适合捕鱼，“疍民”逐渐迁离崖州湾，搬到现在三亚市区的榆林港以及藤桥和林旺一带，大蛋港逐渐废弃。如《崖州志》（张雋等 2011:34、46）记载：

疍民，世居大蛋港、保平港、望楼港濒海诸处。……（《旧志》）今无疍民。

大蛋港，城西南八里，港浅，不能泊船。昔为要隘，今废。

不同于其他地区，崖州的“疍民”更早开始岸上生活，明正德、万历年间有志书记载：

疍人各州县皆有，……其在崖者，或种山园置产。自相婚娶。养牛耕种，妇女织纺织布被为业。（唐胄 2006:149）

登俗。各州县皆有，世居海滨沙洲，茅檐垂地，或从屋头开门。男子军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税办鱼课。间有种山园置产，养牛耕种。其在崖者，妇女又兼织纺织布被为业焉。（蔡光前等 2003:120）

可见，“疍民”在崖州生活环境轻松自由，受压迫较少，有条件进行岸上的农耕生活。因使用人口数量大，“疍家话”也随之在崖州得以流传，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迈话。明代上岸定居的“疍民”与当时岸上的居民（主要是唐宋时期移民的后裔）逐渐融合，虽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但放弃了“疍民”身份，并接受了岸上居民早期借自黎语 *moi*¹ 的自称。可见，现在的“迈人”、迈话的形成应不晚于明代。

四 “迈”的选字及与黎语语音的相似对应

为进一步论证“迈”这个记音字的由来，我们首先观察“迈”的语音形式与黎语 *moi*¹ 的对应情况。*moi*¹ 一词在黎语各方言中的语音形式见表 5：

表 5 *moi*¹ 在黎语方言中的语音形式

俸方言			美孚方言	本地方言		杞方言			加茂方言
保定	中沙	黑土	西方	白沙	元门	通什	堑对	保城	加茂
<i>moi</i> ¹	<i>moi</i> ¹	<i>mai</i> ¹	<i>moi</i> ¹	<i>muai</i> ¹	<i>mu:</i> ⁴	<i>mai</i> ¹	<i>mai</i> ⁴	<i>mai</i> ¹	<i>muəi</i> ¹

表 5 显示黎语各方言 *moi*¹ 的语音形式相近，应该是同一词源的不同演变形式，其中声母和韵尾都对应整齐，区别较大的是调类和主要元音的形式。前者反映在杞方言和本地方言有读作 4 调的情况，而其他方言都是 1 调。因为黎语分化较早，声调演变不规则，发生阴阳分化的方言，读 4 调的词也有可能对应声调未分化方言的第 1 调。后者体现在主要元音有 *o*、*a*、*u*、*ə*，根据侗台语常见的元音音变规律，可以推测 *ua* 和 *uə* 是由单元音裂化而来的形式，但由于声母 *m* 为唇音，排斥 *u* 介音，故难以判断其早期形式是 *o* 还是 *a*。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看同韵母的例词在各方言的语音对应情况：

表 6 黎语方言 *o-a* 元音的语音对应

例词	俸方言			美孚方言	本地方言		杞方言			加茂方言
	保定	中沙	黑土	西方	白沙	元门	通什	堑对	保城	加茂
鹿	<i>roi</i> ³	<i>roi</i> ³	<i>roi</i> ³	<i>roi</i> ³	<i>ruai</i> ³	<i>ru:</i> ⁶	<i>roi</i> ⁶	<i>lɔ:</i> ⁶	<i>lɔ:</i> ⁶	<i>hau</i> ⁴
铁	<i>go:</i> ¹	<i>go:</i> ¹	<i>rai</i> ¹	<i>xo:</i> ¹	<i>xuai</i> ¹	<i>khui</i> ¹	<i>gai</i> ⁴	<i>hai</i> ⁴	<i>hai</i> ⁴	<i>kui</i> ¹

根据表 6，我们发现韵母相同的词存在语音上的平行演变关系。由于“鹿”“铁”的声母不包含唇音特征，而元音几乎都保留了圆唇特征，可知其早期形式为圆唇元音，*ua* 是由圆唇的长元音裂化形成的。那么，黎语 *moi*¹ 的语音特征可总结为：①调类为 1 调；②主元音为

长元音；③主元音早期形式为圆唇元音。然而粤方言没有 moi^1 这样的音节结构，故迈话只能用语音相近的 $[mai^{13}]$ 来与黎语对应。具体来说，声母、韵尾皆同，韵腹用 a 来对应 o 。

但是，迈话中“迈”未依本字读为阳去调，而是读如阴平调，调值 13，不合规律，原因与先有音后有字有关。“迈”的语音形式最初来自黎语 moi^1 ，黎语俸炎土语第 1 调的调值为 53，是一个高调。广州粤方言阴平的调值正是 55 或 53，若早期迈话也是如此，则可看作调值一致的对应。现代迈话虽然阴平低而阳平高，但阳平调类中有一个读为低调的层次，如“荏 $tsho^{11}$ 、瓷 $tshu^{11}$ 、澄 $than^{11}$ ”等 57 个字，可推断迈话平声最早可能也是阴高阳低，后来发生了调值变化，阴平读音变为低调。黎语的 moi^1 ($[moi^{53}]$) 在进入汉语方言初期以调值相似为借用原则，归入了阴平，后来也随其他阴平读音一起变为低调。由于“ mai + 阴平调”的组合仅存在于口语中，当需要使用汉字记录时，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字，只能在 $[mai]$ 这个音节下寻找适合的汉字，相比“埋”“买”“卖”而言，“迈”更为雅驯，因而中选。一个旁证是，“迈”本是阳去，但港门话在说到“迈话”的“迈”时却读为 13 调值的阴去调，这应该是来自对“迈人”自称语音的模仿，音值对应而并没有折合为“迈”的本字调类。与之相关的是，港门话“澄迈”一词中的“迈”读为 35 调值的阴入调。可见，因港门话“迈”字日常生活中只出现在人群名、方言名或地名等专有名词中，依照“名从主人”原则，遵循了来源语言或方言的读法。而当地崖城军话的“迈”读为去声 55 调，则是因为军话人群入琼时已可见“迈”的文字记录，因此军话语音应该是文字定型后直接读出字音的结果。

五 结 语

黎语 moi^1 最早用于指称非黎族的其他人群，后来转为对定居海南的早期“汉人”移民群体的称呼。早期生活在崖州的“汉人”为居住在水南村的唐宋时期的移民，他们接受了这个黎语称呼并用作自称，但其人口数量较少，不易作为独立的群体长期繁衍生存。

至晚从明代开始，“疍民”成规模地在崖州生活，并因社会条件宽松而逐步上岸从事农业生产劳作。岸上的“迈人”逐渐与“疍民”融合，接受并使用人数众多的“疍民”带来的粤方言，后因文字记录需要，选用了与“疍民”使用的粤方言语音相近的“迈”字记录自己的自称及方言名称，“迈人”“迈话”由此在史籍记载中流传下来。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 1991.《全宋诗》（第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 1998.《全宋诗》（第三十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 蔡光前等纂修. 2003.《万历琼州府志》，马镛点校，载洪寿祥、周伟民主编《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
- [4] 陈梦雷主编. 1934.《古今图书集成》（第 174 册），蒋廷锡校订，上海：中华书局。
- [5] 邓 玲. 2012.《海南家谱与汉文化南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6]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2009.《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琼州府部》（23），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 [7] 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1994.《海南省志（第三卷）：人口志·方言志·宗教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 [8] 黄谷甘、李如龙. 1986.《海南岛的“迈话”——一种混合型方言》，《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第 1 期。
- [9] 江 荻、欧阳觉亚、邹嘉彦. 2007.《海南省三亚市迈话音系》，《方言》第 1 期。

- [10] 梁猷刚. 1984. 《广东省海南岛汉语方言的分类》, 《方言》第4期.
- [11] 刘春陶. 2013. 《崖城军话的类型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初探》, 《海南大学学报》第6期.
- [12] 刘春陶. 2019. 《水南迈话对早期粤方言的继承和创新》,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语言文字研究海口高峰论坛(海口, 2019.9.20-23).
- [13] 刘春陶. 2021. 《海南三亚崖城军话源流研究》,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14] 路遇、滕泽之. 2006. 《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15] 欧亨元. 2004. 《侗汉词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6] 欧阳觉亚、江荻、邹嘉彦. 2019. 《三亚迈话调查报告》,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7]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3. 《黎语调查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8] 唐玲玲、陈虹、周伟民编著. 2014. 《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 [19] 唐胄. 2006. 《正德琼台志》, 彭静中点校, 载洪寿祥、周伟民主编《海南地方志丛刊》,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20] 文明英、文京. 2009. 《黎语长篇话语材料集》,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1] 邢公畹. 1999. 《汉台语比较手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2] 张惠英. 2017. 《从“美兰”机场说起——海南地名研究之一》, 载张惠英《海南岛及周围语言比较研究》第3-9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3] 张雋、邢定纶、赵以谦纂修. 2011. 《崖州志》, 郭沫若点校, 载《岭南文库》丛书,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 [24] 郑贻青、欧阳觉亚. 1993. 《黎汉词典》,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25]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 1985.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26] 邹嘉彦、欧阳觉亚、江荻等. 2007. 《三亚迈话族群的语言使用状况》, 载林亦、余瑾主编《第11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356-364页,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On the Origin of the Mai People and the Mai Dialect on Hainan Island

LIU Chuntao

[Abstract] The Mai dialect is spoken by the Mai people living in Yazhou district, Sanya City, Hainan Province, wherein the term Mai comes from the Li (Hlai) word *mo:i*¹, originally meaning “non-Hlai people”.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Mai people descend from the sedentary Danjia (Tanka) peopl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offsprings of the Han settlers living therein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times, and the Mai dialect is the speech of the sedentary Tanka people, which is a variety of Cantonese.

[Keywords] Mai dialect Li (Hlai) language Cantonese sound correspondence

(通信地址: 300071 天津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